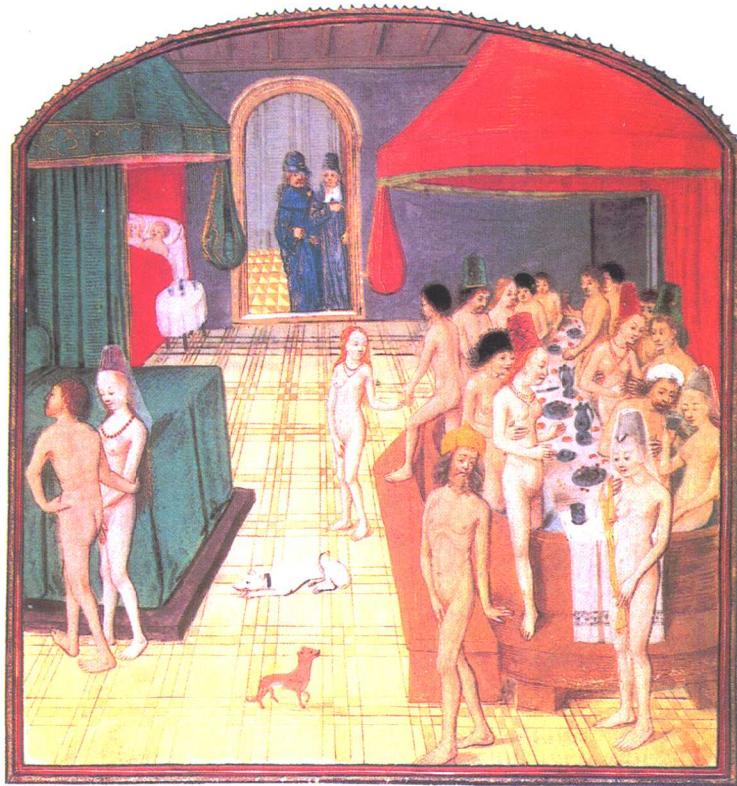


Sexualités occidentales

西方人的 性

[法]菲利浦·阿里耶斯 安德烈·贝金 主编
李龙海 黄涛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Sexualités occidentales

西方人的

[法]菲利浦·阿里耶斯 安德烈·贝金 主编
李龙海 黄 涛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西方人的性/(法)阿里耶斯,(法)贝金主编;李龙海,黄涛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ISBN 7-208-04286-1

I. 西... II. ①阿...②贝...③李...④黄... III. 性—
观念—研究—西方国家 IV. C913.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5051 号

责任编辑 任俊萍

封面装帧 王晓阳

ISBN 2-02-006162-7

FIRMIN - DIDOT S.A., PARIS - MESNIL (9.82)
D.L. 2° TR. 1982. N° 6162-2(0368)

西方人的性

[法]菲利浦·阿里耶斯

安德烈·贝金 主编

李龙海 黄 涛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0)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高等教育出版社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75 插页 6 字数 164,000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7-208-04286-1/C·134

定价 17.00 元

不断演化中的两性关系

——译者序言

—

对广大读者而言,本书的书名就有一定的吸引力。它既是一本严肃的社会学著作,又具有非常好的可读性,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人两性文化及其发展的大概轮廓,自古希腊,直到20世纪中后期。

多年以来,我比较关注人的非理性问题。性的问题只是非理性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确实是一个人人有兴趣,却又不宜公开讨论的话题,就是在很多的夫妻甚至密友之间都不便深入讨论。所以,这方面的研究有着特殊的困难。

古人讲,食色,性也。的确,这两个问题都属于非理性的范畴,在马斯洛对人的需要的划分中,都属于最基本的部分。两者相较,食的需要更根本,因为人首先要生存。但是在这个基本前提存在着的时候,性的需要又显得非常迫切。这就是弗洛伊德泛性论的合理之处。

和其他民族一样,我国自古就有比较发达的性文化,只是挖掘和研究不够充分,其主要原因就是文明对它的压抑。可以说,自文明社会以来,性总是处于压抑状态。官方和半官方

的大量典籍中,是几乎看不到性文化的。即使在禁忌最少的时候,性也受到道德、传统和教育等的压抑。所以,整个文明史中,性几乎总是一只困兽,总是离美德很远。西方人的性文化研究本来也是不多,只是因为有了文艺复兴,尤其是有了现代性学的出现,他们的性文化和性文化史研究才慢慢地科学和系统起来。从这个角度讲,弗洛伊德的贡献是空前的。本书第十五和十六两章专门论及弗洛伊德的理论和现代性学,这里不再累述。

现代性学之与性文化,尤如饮食科学之与饮食文化,但是性文化的研究显然远比饮食文化更为困难和复杂,因为它不仅与人们的基本需求有关,甚至与人的存在状态直接联系在一起。理由之一是,饮食可以明白而公开地大谈而特谈,性事则属于大忌之列,圣人贤士不知道如何去做,但是无疑是羞于谈及,只有俗人和无聊之士才津津乐道于此。但是,正如我的一位哲人朋友十年前所言,最高的快乐是最隐秘和最不能示人的。他有此言,本是有感于中国有教师节而无官员节,我想用在此处也不违背其本意。由此观之,性之与人生的重要意义,远高于饮食,虽然二者同属非理性的范畴,而且就生存价值和状态而言,它无疑要次于饮食。这是其困难和复杂的第二个方面。这一点对于今天的中国人,已经不难理解。可见,性之与现代人,显然远不止于古人所讲的“性也”这么简单。今天的中国人,单有圣人的人世精神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学习的艺术,提高生活的质量,新的“内圣外王”几乎成为现代人的生活目标。

自弗洛伊德之后,性的问题逐渐超出俗文化的范畴,登上大雅之堂。文学、哲学、美学等,到处都有了泛性论的身影。

弗洛伊德曾断言，人类对性的强烈关注至少还要持续一百年之久。这种关注至今仍然没有衰弱的迹象，好像还在不断地泛化和深化。随着真正地获得满足的自由，人们的关注强度就会弱化的社会学基本规则，人类进步的脚步在这里似乎还远没有完成。其方向究竟向何处走，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正像所有权的变革一样，这也决不是一个小问题。它与对人生幸福的关联度，甚至比所有权问题更直接。

据说我国现在正经历着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性革命浪潮。第一次是越禁越旺的卖淫嫖娼现象，就是女人公开用身体交换金钱，大概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大面积地发生了。第二次是包二奶浪潮，这已经不仅仅是肉体与金钱的交换，90年代以后愈益发达，以至于不得不修改婚姻法。第三次，也就是目前正在大都市发生和发展着的，就是所谓“一夜情”，是把感情和肉体完全分开的性行为和性关系。当然，你还可以举出越来越显山露水的同性恋现象。不管是哪一次，其影响都是巨大的，都是对传统婚姻的巨大威胁和冲击，虽然其处境都很尴尬，却没有人敢小视它。好在人类的婚姻制度是长期进化的结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脆弱，即使是在西方一些国家合法化的同性恋（本书在这方面也提供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材料），也没有改变古典婚姻的一夫一妻制形式。这可能与人类非理性的因素有关，也可能是现成的婚姻制度毕竟包含着除了性和基本感情（爱情、亲情、安全等）以外的种种因素。但是，古典的婚姻在经历考验的同时，也正变得越来越脆弱和松散，正当的、传统的婚姻似乎正在不得不向各种各样的“不规范”行为低下它那高傲的头，采取眼不见心不烦，甚至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的确，现代人尝试各种各样的“不规

范”性行为或性关系,已经是变的越来越容易,其成本和后果也越来越小。现代人的婚姻和性似乎有日渐分离的迹象。我们不得不问:以爱情为基础的古典婚姻形式在终结吗?这也许是一个杞人忧天的问题吧。

不难看出,文明对于性的禁忌是必要的。公共生活需要理性化的,而作为人的非理性的一个重要部分,性对于社会的任何等级关系都构成巨大和直接的冲击,特别是伦理关系。所以,传统社会一般对卖淫现象予以容忍,因为它起码不破坏现有的社会秩序。而卖淫能够预防某些犯罪的功能应该是后来的发现,一个意外的功能。现代化的生活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性的自由化推波助澜的。这样说,很多人可能一时无法接受。回顾一下历史,人类文化的每一次进步,无不伴随着两性关系的进步,中国近一百年的历史也是很好的说明。这决不是偶然的。

现代人的观念和行为已经是越来越自由化了。随着公共生活的不断理性化,私人生活越来越非理性化。性本来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部分。但是,它和自己的原有功能已经越来越远,特别是在人类能够控制生育之后。同性恋则当然是从不受生育规则制约的。(本书有大量的同性恋研究内容)远离生育的性对传统伦理越来越具有破坏性,它甚至会威胁到血缘关系中的两性关系。幸好现代人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大,而家庭规模越来越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这种危险。当然,这里只是描述性的,没有首先进行道德评价的意思。正像多年尘封的同性恋一样,就绝对数而言,现代社会的乱伦现象是很可观的,有血缘关系的乱伦也注定是存在着的,只是其具有特别的隐秘性,研究起来,远比同性恋更加困难。

二

本书译文的初稿早在 1988 年就完成了,由于文化环境方面的原因,没能及时问世。实事求是地讲,仅从这一点就可以反映出,我们国家十几年来的对外开放程度和民众心理承受能力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虽然过去了十几年,但是无论从学术角度,还是从大众文化角度,本书的内容和观点都仍然有价值,不仅有史料价值,而且具有学术研究的价值。

本书的初版为法文,是一部多人的作品,作者都是本领域造诣较深的学者。我们根据 1982 年的法文版并参考英文本译过来,凡涉及到法文、拉丁文和希腊文中的专用语,我们都逐一进行了查找、核对。其次,第九章中有一大段的诗,译者感到很吃力,也不知道是否有更好的现成译文,主要是因为译者在这方面的修养实在可怜。记得过去我看别人翻译的诗,总是禁不住发笑,以为译诗总比写诗容易,大概做到合辙压韵就可以了,这回轮到自己,真是有苦难言。

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其他问题主要涉及对中西方文化差异方面的理解。我们当时虽然胆子很大,信心也并不是很充足,经过十几年的时间,仍然不敢自负。举个例子,我们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遇到一个特别的用词——“性民主”(sexual democracy),令我很是困惑。直译过来,一般读者可能会发生理解上的困难。其主要原因是中西方文化对“民主”一词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我斟酌再三,决定把它译成“性自主”。可是,仍然担心读者不能接受,因为人们对“自主”的理解也可能会出现分歧。近来发现,李强先生在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和

现在人的自由》(商务印书馆,1999)的“中文版序言”中,认为柏林所谓的“积极自由”的核心就是“自主”,感到我当年的这个决定尚可接受。虽然我们至今还没有看到把“民主”译成“自主”的做法,但是应该说,在西方人的观念中,自由、民主等概念,都与自主有着本质的联系。类似的问题不止这一个,不敢说都是恰当的,还要请有关专家指教。

本书的翻译还有一个遗憾,就是作者原文中的注释部分,凡是不影响读者理解的内容,没有译出。虽然这部分内容不多,也不至于影响一般读者的阅读,不属于有意的删节,但是对于译者和有关的研究者来说,终究是一个小小的遗憾。如果再版的话,我们一定会把这个心愿完成,把本书变成一个地道的“全本”。

本书的分工如下:李龙海:第一、二、六、七、八、九、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章;黄涛:第三、四、五章;付彦:第十、十一章。组织协调工作由李龙海负责,最后的校对工作由李龙海负责第一至第十章,黄涛负责第十一至第十六章。宋纯鹏同志是研究生物学的,他阅读了第一章的全部译稿,并提出过宝贵的意见,在此谨表谢意。

译 者

1988年8月,译于北京

2003年2月,定稿于秦皇岛

目 录

1. 性进化的条件 罗宾·福克斯(1)
2. 为贞操而战 米歇尔·福柯(17)
3. 古罗马的同性恋 保罗·韦纳(30)
4. 圣保罗和情欲 菲利浦·阿里耶斯(41)
5. 男性同性恋 米歇尔·波拉克(46)
6. 对同性恋历史的考察 菲利浦·阿里耶斯(69)
7. 15世纪法国城镇中的卖淫、性和社会
..... 雅克·罗西伍德(86)
8. 16世纪威尼斯的性行为和社会
小团体:妓女 阿奇罗·奥利维里(108)
9. 17世纪的两名英国妇女——女性情欲剖析
..... 安杰利纳·戈雷奥(113)
10. 中世纪早期婚姻生活中的性
——教会的教义和实际生活
..... 让-路易斯·弗朗丹(127)
11. 婚姻生活中的爱情 菲利浦·阿里耶斯(144)
12. 牢固的婚姻 菲利浦·阿里耶斯(156)
13. 当今社会中的婚外结合 安德烈·贝金(176)
14. 变化中的法国青年团体中的性行为

- 休伯特·拉丰(186)
15. 精神分析的衰落和现代性学的崛起 安德烈·贝金(201)
16. 性学家的影响和性自主 安德烈·贝金(219)

1. 性进化的条件

罗宾·福克斯

从有性繁殖机体(包括植物)到特殊的种或亚种,对它们的性行为进化的探讨存在着多种层次。现在的问题是不能忽视较为一般的有性繁殖问题,尤其是究竟为什么会产生有性繁殖。从理论上说,在任何竞争环境里,有性繁殖体在与无性繁殖体的竞争中都会有所损失。假设原始状态为无性繁殖,那么,就会出现一个永恒的理论难题——有性繁殖是怎样出现的?因为在无性繁殖体中,任何有利的变异都能直接地迅速被复制,而它的有性竞争者通过繁殖肯定会削弱下一代的能力。近亲繁殖更无助于有性繁殖者的竞争,因为有性繁殖注定了比无性繁殖缓慢,并且它还会产生致命的同类竞争者。

唯一的结论是,有性繁殖——它增强了遗传变异——在某些环境里占有压倒优势,在这种环境里,它有了小小的优势,并且以稳定的进化方式成为具有支配地位的一方。虽然仍然存在着一些理论难题,但是可以肯定,在低水平上,重组可能正好取代了简单变异和无性繁殖。

但是,任何层次上的有性繁殖在开始的时候都要求有某些条件存在,有些是低限度的条件。两性之间必须存在着充

分交换遗传物质的联系——这也许只是最基本的需要。这种交换变得越复杂，两性间的关系也就越复杂。雌雄同体类通过同一机体具有两性形式解决了这个问题。在某些原始机体中不存在明显的性的区别。按规定，两者之中发育较快的机体为“阳性”，因为它的发育迅速给发育较慢者注入一些生理内容。但这只是相对的，在较高级的有机体中，情况就变得比较稳定。不过，基本内容并没变：精子比卵子发育快一些。

性别之间的变换不仅一定会发生，而且还使得性的一方承担怀孕的责任。然后，一方或者双方养育，或者双方都不管，这取决于有机体的进化途径。繁殖通常由雌性来承担，或者雌性独自承担，或者雌性与其他的雌性合作，或者雌性和授精的雄性，或者雌雄群体——另外还有其他方式的联合——承担各种形式的繁殖和养育责任。这里只强调多样性，而没有必要详述有性繁殖的多种形式。

说到哺乳动物，我们也发现了许多种类，这是由哺乳动物的适应特性（温血、活产、哺乳、胎生等）所形成的。关于人类的性，可讲的就更多了。作为性行为者，我们很容易想象，人是形体大、头脑发达、繁殖缓慢和杂食的哺乳动物，且具有稳定的二态现象和非季节性繁殖等特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只能被想象成仅有一种性行为方式，它只说，变异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发生的。我们理解变异，最好是通过追问什么是变量这种方式进行，不过这种提问方式对于解决问题过于简单了，容易走题。我们最好是从一个客观的基本单位开始，通过对哺乳动物的一般性规定，而不是使用一些含糊不清的普遍性的文化范畴（如“核心家庭”、“婚姻”）来阐述。一个显著的基本单位就是母亲和她的直属后代。

对哺乳动物的基本规定是,幼子生来就是活的,并且要由母亲进行哺乳。不同的是:(1)母亲对后代的付出中有多少是超出了必需的最低限度的;(2)雄性对这种基本单位依附的程度和性质。

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有趣的结果是:个体繁殖再现了整个哺乳动物种类的所有变异——我们后面还要说明这一点。现在,让我们通过实例来考察一下哺乳动物的一些极端形式。仓鼠孤立地生活在洞穴中,雌雄间的联系仅限于短暂的交配季节。那时,雄性仓鼠爬进雌性仓鼠的洞里并进行交配。雌性仓鼠有一个短暂的孕期,然后就对幼鼠进行几周的哺乳;幼鼠们随后就各奔前程,独自挖掘自己的洞穴。在哺乳动物中,这是较低级的交配形式。考察一下某些有蹄类动物,诸如瞪羚、斑马、鹿等,在它们的群体组织中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差别。但是,稳定的群体基本上是雌性和幼仔的联合。雄性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单独生活,或者随着雄性群体四处漫游。在繁殖季节(秋季)里,雄性之间进行竞争,那些优胜者和雌性群体进行交配,然后就离去。雌性动物在春天生下成熟的幼仔,幼仔们很快就会争先恐后地吃奶;一年以后,其中的雄性便各奔东西。再以群居的猎狗为例,雄性和雌性一年四季生活在一起,非交配季节也是如此;它们之间的交配存在着复杂的等级关系。雌性生下慢慢长成的幼仔,并和雄性一起以各种方式(包括对猎获食物的反刍等)共同抚养它们。

所以说,我们人类实际上是从一种除了短暂的交配之外没有雌雄两性接触的状态,经过季节性的接触,最后发展到两性间的常年性接触。而且人类肯定是从最低限度的母爱,经过母亲和母性群体的照料,最后才发展成为由组织复杂的群

体中的所有男性和女性来共同抚养。在这些不同的阶段上，存在着许多的变异，其中包括地区性的一雌一雄式的结合（如长臂猿）和众多的雌雄群体（如吼猴）——当然我们所考察的是那些重要的变化。在每一种情况下，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具有决定意义的变异，包括雄性和雌性及幼仔之间或多或少的交往，都要受到适应环境的影响。雄性基本上是可有可无的，除了它的生殖功能以外；如果雌性不需要雄性的时候，没有雄性动物也可以。动物生活越是雌雄混合型的，越比较常见的是，雄性除了生殖功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作用，主要是进行保护。有些食肉的雄性动物还要为那些未成年的发育缓慢的幼仔提供食物，甚至要教给它们捕猎的技术（即使它们只是模仿）。雌性间彼此所需要的程度也是不同的，雌性仓鼠是很孤单的，雌性长臂猿只和它们的配偶生活在一起，而有蹄类雌性动物则过着同性群居生活，等等。

另一点比较确定的是：当雌性哺乳动物生活在互利的群体中时，它们之间好像确有血缘关系。同样的情景在雄性群体中也很可能存在着，只是可能性小一些。为了理解这一点，当然也是为了理解人类的变异——所谓的“亲属关系和婚姻制度”，有必要考察一下达尔文所谓的“性选择”过程以及它的一个附属过程——人们最近把它叫做“亲属选择”。

性选择基本上是自然选择的一种变体，它和达尔文所谓的“自然界中的敌对力量”的斗争没有什么不同，是一种为争取繁殖利益而进行的性的斗争。它包括同一性别之间——通常是雄性——为了争夺配偶而进行的竞争，以及对方——通常是雌性——争取从竞争的优胜者中选择配偶的机会。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选择是从前面讨论过的适应的迫切

需要中产生的：雌性动物至少在受孕时需要雄性，而且也可能在自卫和寻找食物方面需要后者，因此，它们往往选择那些在竞争中得胜、证明是最有力量的雄性。这种竞争可以采取多种形式。达尔文关注的主要在于诸如牡鹿的多叉鹿角或抗潮蟹的巨爪之类的异常构造的形成方面。当然，这个竞争过程完全表现在行为方面，例如，一些“仪式”性的争斗表演。对雄性动物的需要因哺乳动物种类的不同而不同。例如，有蹄类动物和海洋中的哺乳动物，两性之间的接触完全是季节性的，纯粹是为了繁殖后代，因此，雄性动物表现出特别占优势的力量就足够了。在雌雄两性常年厮守在一起的类别中，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其他的素质——比如说，在雄性集团中突出的统治能力可能比单纯的力量重要得多。

然而，关于性选择有这样一种情况，不管使用什么标准（力量、速度、活动范围、夸耀行为等等），这种选择的结果是，只有雄性动物中的少数优胜者能够与雌性交配，而所有的雌性动物一般地说至少也都可以繁殖后代。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一个雄性可以和许多雌性繁殖后代；而雌性动物一旦怀胎，它就要用一年的时间将全副身心献给自己的胎儿，在许多情况下，这段时间要远远超过对幼仔的哺乳和抚养阶段。因此，两性的“策略”必然是有显著差异的。获得生殖优势的雄性会尽可能多的进行交配，同时，雌性动物——因为一年中只有一次机会——则必须竭力获取最佳基因。本文中所述的“亲属选择”是指，雌性动物一般总是乐于和那些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雌性进行合作——我们必须搞清这究竟是为什么。首先，我们会发现，一旦雄性动物的兴趣转移到照料它的幼仔方面，上述的“策略”就会受到严重的限制。在这种抚养优势

不存在的地方——像大多数有蹄类动物和海洋中的哺乳动物那样——我们所说的那种纯粹的(表演式)竞争就会占据优势。如果雄性动物为使幼仔生存下来而必须照料幼仔,而且雄性动物必须关照几个雌性,竞争依然存在,但是会变得比较微妙和复杂。这一点在灵长类、食肉类,尤其是在人类中变得更加重要。例如,它导致了不太极端的、性的二态现象,并且缺乏明显的结构特征——正是它,最初使得达尔文去探索这种选择模式。

不过,我们还必须回到亲属关系或血缘关系的问题上来,因为它们与遗传基因有关,而且,选择事实上在这里起着作用。我如果在此提到遗传基因或动物的“策略”,不用说,我并不是指那种有意识的“策略”。不过,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有时仍会忽略这一点。有些时候,我们更易于用比喻的方式使用“目的”一词,而不用正确的“选择”语言来详细说明整个论点。严格地讲,基因唯一的作用就是自身复制,有机体就是这些基因的复制品(后代)。但是,同样的基因并不局限于一个有机体,而是由那些有血亲关系的动物共享,随着血缘关系的疏远,共享基因的比例逐渐下降。因而血亲关系密切的一些有机体总是具有许多相同的基因复制品:一种小的基因库。在同一属中,父母和子女,及兄弟姐妹的血缘关系最为亲密。所以说,我们上面提到的“雌性动物群体”几乎总是一些扩大的“母—女”关系的家庭;雌性亲属团体的血缘关系是比较密切的。只要我们将它们看成试图复制自己的小“基因库”,那么我们就会弄清楚,它们为什么在特定竞争条件下更乐于共同而不是单独行动,甚至即使在雌性能够选择“优胜的”雄性基因和自己结合而繁殖后代的情况下,仍然乐于和其